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徐冰鉉譯

初戀

屠介涅夫著

徐冰鉉譯

上海
北新書局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

每冊實價四角

著者 屠介涅夫

譯者 徐冰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五馬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初戀

宴會早已散過。時鐘十二點半打了。屋內留着的就只有屋主人，塞格·尼古那維支和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三個。

主人按鈴把僕人叫來，命他清去了晚餐的杯盤。「現在就是這麼辦吧，」他燃着雪茄，躺在安樂椅內說道；「我們每人都得述述自己初戀的故事。現在由你說起吧，塞格·尼古那維支。」

塞格·尼古那維支是個身材短小，肥滿，面孔圓胖，白漂的人，他起先注視主人，隨後舉眼望着天花板。終於說道，「我沒得初戀，我從第二次講起罷。」

「那是怎麼的呢？」

「那很簡單。當我初次和一個年少貌美的女郎用情的時候，我正是十八歲，不過我與她求愛似乎全不感覺什麼新奇；恰像我後來與別的女人求愛一樣。切實點說，我最初和最後的戀愛只是六歲時同我保姆的那次；可是過去很久了。我們的關係我也記不仔細了，并且我記得，誰又愛聽呢？」

「怎麼辦呢？」主人說。「我的初戀也是沒有多大趣味的；在我遇着我現今的妻愛乃·厄古那夫乃以前，我不曾和什麼人戀愛過，——我和我的妻一切經過又都是極其平淡；我們的父母從中配合，我們很快的就彼此發生了愛情，隨即就結婚。我的故事只須一兩句話就說完了。先生們，我必得申明，我之所以提出初戀這題目，是打算着要你們兩個雖不能說老却也不算年青的單身漢說的。你可有點什麼給我們助助興罷，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

「我的初戀的確是不很平常，」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一個四歲光景，黑髮將近轉白的人，不大情願似的答說。

主人和塞格・尼古那維支同聲說道，「呵，那很好了，……快給我們說說吧！」

「只要你們願意……啊，不；我還是不講這件事情；我是不善於講故事的；不是說得乾燥簡短，就會使牠過分的延長或鋪張。若是你們允許的話，我可以把我所記得的全都寫出來，你們去看好了。」

他的朋友起初都不贊同，但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却堅持他自己的主張。兩週後他們再聚在一塊，夫那地米亞・配召維支果然實踐了他的話。

他的稿本，就寫着下面的故事：——

一

我當時是十六歲。那是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夏天的事情。

我同父母住在莫斯科。他們在開羅加門附近住着一所夏天避暑的別墅，那所房子向着萊斯格支尼的那些花園。我正預備投考大學，可是不大用功，也並不忙迫。

誰也不干涉我的自由。我愛幹什麼便幹什麼，尤其是我那最後一個家庭教師走了之後，我更加沒有人管了。這位教師是一個法國人，他老覺得他是「像炸彈般的」落到俄國來的，這個念頭始終有點使他感覺着不快。他常是面帶愁容懶奄奄地在床上連睡到好幾天。我的父親待我只是一種放任的和靄態度，我的母親雖則除我以外沒有兒女，也不大關心我，因為她完全被別的操心的事所佔據了。我的父親還很年青很好看，爲着貪財纔娶了她；她比他長十歲。我的母親度着很苦悶的生活；她常常不安，嫉妬，憤怒；但當了父親的面却不這樣；她

很怕他，他是嚴厲，冷靜，而其行動不易窺測的。……我從沒見過更精明，更自信，更有威風的人了。

在鄉下過的頭幾週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天氣晴朗；我們在五月九日，聖尼古那斯節離了城裏。我慣常往我們自己的花園和萊斯格支尼諸花園，以及城門外各處散步；手裏總拿着書——例如 Keidanov's Course 之類——可是并不大看，我朗誦詩句的時候最多；我心裏熟記了許多詩；我的血沸騰着，我的心感受無窮的刺激——那麼甜美，那麼禪氣的感覺啊！我滿懷都是希望與期待，我總是覺得有所畏懼，同時對於一切的事都覺十分驚異，我常在翹望的境地；我的想像力不斷的活動，像曉天圍着鐘樓的烏燕一般，常縈繞於同一的幻想；我夢想，憂鬱，甚至哭泣；但是一經音樂般的詩詞或晚天的美景鼓動着，

青年的珍美的感觸和熱烈的生命就春草似的從眼淚和憂鬱當中怒發起來。

我有馬供我騎，我常自己裝備馬鞍，作遠道騎行，有時突然疾馳，便居然當自己是比武場中的騎士。清風在我耳裏是何等歡愉的呼嘯呵！或者仰視天空，我總把那四射的光輝和蔚藍的景色深深吸入我那廣張着歡迎她的心靈。

我記得那時候女人的影相和戀愛的幻想在我的腦子裏面尚沒有浮出一定的輪廓；不過我所思想的一切，感覺的一切，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甜美的，柔媚的新意味，具着半意識的，羞怯的期待似的，潛伏在裏面……

這種預覺，這種期望，浸透了我的全身；我呼息在那裏面，牠隨着一滴一滴的血在我的血管內運行。……命裏註定牠不久就要應驗的

我們那年夏天住的地方包含着一座木建的許多圓柱支撐的邸宅和兩座小屋；那左方的小屋內有一個小小的工廠製造賤價壁紙……我好幾次走過這條路，看着十一二個羸瘦的蓬頭散髮的孩子，穿着油污的粗衣，滿面疲憊的神色；他們不斷的跳上那壓着四方印板的木杠，靠着他們那弱小身體的重量在壁紙上印出彩色的花紋。右方的小屋是空着的，正要招租。有一天——五月九日的三個星期之後——有一家人家住在這裏來了。我記得那天吃午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向僕人問了這新來的鄰人是誰，她聽得則塞金公爵夫人這名字，便首先帶些敬意說，「呀！公爵夫人！」……隨即又加上，「我想，那是貧寒的罷？」

「他們乘了三輛僱着的小小馬車來的，」僕人一面捧上菜來，一面恭恭敬敬的說：「他們沒有自用的馬車，什物也都是很壞的。」

我的母親答道，「呵，那好極了。」我的父親冷冷的望了她一眼；她再沒作聲了。

則塞金公爵夫人的確不會是闊綽的婦人；她所租的這屋子之矮小破舊，只要稍有幾個錢的人都不會情願居住的。不過那時候這些事都從我這邊耳朵進去那邊耳朵出來了；我正在讀着希萊的「強盜」。

二

我每晚必往我們的花園裏盤桓一番，看看烏鴉，這已經成爲習慣了。我對於這類小心眼的，又乖巧又貪婪的鳥早已懷了惡感。在我剛才講過的這一天，我照常走進了花園；巡視所有的路徑都沒有成功，（烏鴉知道我，只在遠處斷斷續續的叫鬧）偶爾走近一爿矮牆了。那牆立於我們的管地和向右延過小屋而且歸這小屋所有的那狹長的花園之間。我的眼睛望着地面，慢慢走着。我忽然聽見人聲；急忙往牆的

那面一望，大大的吃了一驚，……我發現一個新奇的景象了。

離我幾步以外，在覆盆子叢中間的草地上，站着一個著條紋淺紅長服裹着白色頭巾的很苗條的女子，四個少年緊緊的圍着她，她正在拿灰白的小花依次批打他們的額部，這類小花小孩們雖很熟識，我可不知道牠們的名字；牠們形成小小袋囊，你若拿來隨便朝什麼堅硬的東西擊撞一下，牠們就拍的一聲炸裂了。那些少年這麼熱忱地獻呈他們的額部，這女子的姿態現得這麼動人，這麼氣盛，這麼撫愛，這麼暢快，這麼艷麗，使我羨慕，喜悅的幾乎要叫喊起來，心想只要能夠得到這麼美麗的手指批打我的額部，世間的一切我都可以馬上捨棄了。我的鳥槍溜到草地上了，我忘記了一切，只張着眼睛在吞嚥這嫵娜的身段，頸脖，可愛的腕臂，白頭巾下面微微散亂的美髮，半閉着的伶俐的眼，眼中睫毛，下面柔嫩的雙頰……

「青年先生，喂，青年先生，」我的近傍忽然發出這樣的聲音，「這麼眼吧吧的望着不相識的青年女郎是很應該的嗎？」

我嚇了一跳，嚇得啞口無言，……逼近我的牆那面，站着一個頭髮很黑又剪得很短的人，嘲笑似的瞧着我。同時這女子也轉身向我：我瞥見那灰白的大眼睛在漂亮活潑的臉龐當中，整個臉龐驟然蕩漾着，笑着，現出一道皓齒的閃光，眉毛很快活的一聳……我的臉緋紅了，從地下拾起烏槍來，我被一陣音樂般的而又非惡意的笑聲所追逐，逃歸了我自己的房子，倒在床上，把臉藏在手底下。我的心美妙的跳動；我很羞慚，却又非常之喜悅；感受一種以前全不知道的興奮。

我休息一會之後，就刷刷頭髮，洗了手面，走下樓用茶點。這少年女子的影像浮在我的前面，我的心不跳動了，却充滿了一種甜美的

壓迫。

「怎麼會事？你打着了烏鴉嗎？」我的父親突然問我道。

我幾乎要把一切的經過通通告訴他，但又忍住了，僅僅自己微微笑了笑。我將上床的時候，用一足着地將身子旋轉了三回——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又用香油擦擦頭髮，上了床，整夜像陀螺似的睡着。早晨以前，醒了一會，迷離的望望自己周圍，隨即又睡着了。

三

「怎麼才能和他們認識呢？」這是我早晨醒來時的第一個想頭。

我在早點之前走進花園，可是並沒有很接近圍牆，也沒有看見什麼人。吃過早點以後，我在那屋子前面上上下下走了好幾次；遠遠望着窗裏面。……我覺着窗帘上有她的臉兒，驚慌得急忙跑開了。

「我總要和她認識，可是，」我心紛意亂的在萊斯格支尼花園前

面鋪展着的沙場上緩步而行，一面在這麼想，……「但是怎麼才能夠，那到是個問題。」我記起昨日遇見她的最細微的情景；不知什麼道理，我對於她怎樣笑我一點有着特別生動的回想。……但是我還在苦思力索，籌劃種種計策的時候，命運早已替我佈置好了。

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母親收到她新來的鄰人一封信，灰白的信箋，封口用了很壞的棕色火漆，那種火漆只有郵局通告或賤價的酒的酒瓶上才用。公爵夫人，在這俚俗的言詞與不整潔的手筆所寫成的信裏面，請求我的母親替她運動；照公爵夫人的話，我的母親與一般位高的人很有交情的，而她的命運和她兒女的命運都操在這般人手裏，因為她目下有樁很重大的事件。她的信內寫道，「我和你說話，是用一個高貴的女人和別個高貴的女人說話的資格，因為這種原因，我很樂於利用這個機會。」結尾，她請求我的母親準許她來拜會。我發見

我的母親正在猶豫難決的不快的狀態之中；我的父親不在家裏，她沒有可與商量的人。對於一個高貴的女人而且一個掛名的公爵夫人全不置答，那是不行的。不過我母親對於如何作答却很感困難。寫一紙法文短柬覺着太不相宜，而俄文拼音在我母親自己又并不擅長；她自己明白，并不想現露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後來一現身，她便欣喜得什麼似的，馬上命我往公爵夫人處走一轉，口頭向她解釋，我的母親總願意在力量以內爲她老夫人盡力；請她下午一時來會。我那暗中的願望覺得這樣意外迅速的實見，真使我又喜又怕。可是我對於我所感覺的這種驚喜，并不曾露出痕跡，頭一步功夫只是走進自己房內，帶上一條新領結，穿上燕尾服；我在家裏還是用的短袴和捲下的領帶，雖則我很厭惡牠們。

四

我四肢不禁顫抖抖的走進了這屋子的狹窄不整飾的弄子，遇着一個頭已灰白的僕人，帶着暗銅色的面孔，陰暗而小的豬眼，額上及太陽上綢紋之深我生來沒有見過。他手裏拿了一隻盛着已經嚼過的青魚骨的盆子；他用脚跟關了進這屋子的門，才短促的發聲道，「你來做什麼？」

「則塞金公爵夫人在家嗎？」我問。

「喔尼弗梯！」沙破的女人聲音從裏面叫着。

這漢子一句話不說就把背轉向我走了，他這麼轉去之時，獻出了他那極其破舊的號衣的後部，上面還附着有一顆僅存的紅色紋印的紐扣。

「你到過了警察所嗎？」適才那個女人聲音又叫道。這漢子喃喃的答了些什麼。「喂……來了什麼人嗎？」我又聽到……「隣家那